

鄧世昌殉國120周年 山東漢集文物紀念歷史

甲午實物證侵略 嘔心收藏挽回憶

120年前的今日，北洋海軍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在中日黃海大戰中壯烈殉國。如今，這段悲壯的歷史只給後代留下了斑駁的記憶。散落在民間的甲午文物，則成為控訴日本侵略的最直接證據。在甲午海戰故地山東榮成，退休幹部戴玉山歷20餘年時間耗盡家財，以做過結腸癌手術的病體支撐，收藏500多件甲午文物，將日本人蓄謀已久發動戰爭的侵略野心及罪行昭於世間。其中如北洋海軍星象圖教材等珍貴文物，已成僅有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



戴玉山向本報介紹其收藏的甲午海戰相關文物。本報山東傳真

戴玉山簡歷

戴玉山，1940年出生，榮成市退休幹部，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他與妻子開始致力於包括甲午文物在內的近現代文物收藏，投資近500多萬，負債十多萬。其收藏內容廣泛，包括了自甲午開始的日本侵華史、解放戰爭、教育史料、海洋文化、民俗文化等系列。多年來，他陸續自費舉辦了多個主題的展覽20餘次，觀眾多達十幾萬。



「我」

「我」是一乞丐，收藏近現代，住在倉庫裡，欠下周身債，戴玉山常用這首打油詩來自嘲處境。在他位於榮成市黎明小區的家，已經難以僅用簡樸來形容。斑駁的石灰牆上各種電線裸露在牆體表面、破舊的老式沙發已經修補過多次、地面是最原始的水泥地，唯一現代化一點的只有一台壁掛式平板電視。很難想像，房子的主人每月有將近萬元的退休金。戴玉山說，他和愛人所有的收入都花費在收藏近現代文物上了。

戴玉山家中一個個紙盒子裡，珍藏了他這麼多年來搜集到的文物，其中甲午海戰佔據了主要位置。如木刻鄧公神像、甲午割據台灣後日軍侵台時的「豪殺」抹額、紀念旅順大屠殺策劃者乃木希典的「百壽巾」、北洋海軍教材「星象圖」、甲午海戰後日軍炫耀戰績所製「日清戰爭進攻路線圖」、海圻艦手繪圖等500多件甲午文物，讓人們在120年後還能真實地觸摸到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。

切膚之痛令其投入收藏

戴玉山的收藏之路，源於1995年退休時，原本他想到以文物收藏來豐富閒暇時光。而隨着接觸越來越多的近代文物，戴玉山意識到威海、榮成一帶作為甲午海戰發生地，幾乎是近代以來最早受到日本人侵略的地方，而這段歷史卻正在慢慢被人遺忘。

「1940年以後日本人在榮成掃蕩，當時我剛剛出生，我媽抱着我沿路躲避跑鬼子。路上怕我哭招來鬼子，用衣服把嘴捂住。老母親後來回憶說，當時我的臉都憋紫了，每次說起這些母親都是含着

淚」。戴玉山的岳父是一位抗戰烈士，當年剛結婚十幾天就參軍抗日去了，後來在戰鬥中犧牲了，女兒出生後就不知父親的樣子。這些切膚之痛，讓戴玉山深深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。在收藏中，戴玉山發現像自家這樣的故事在榮成幾乎俯拾即是。「曾聽甲午將士的後人回憶，有人明天就要結婚，卻在當天參與海戰陣亡，妻子為他守了一輩子望門寡」。口述、傳說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，而變得漫漶不清，只有實物是最真實、最直觀的證據，戴玉山希望能以這些文物，來讓子孫後代永遠記住那段歷史。從此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近代文物的收藏之中。

為文物花光積蓄欠外債

文物收藏必須有雄厚的資金作為支撐，這些年來戴玉山夫妻累計耗資近五百萬，不但花光了所有的積蓄，變賣掉珍藏多年的田黃印章、名人字畫，而且至今還欠下11萬元的外債。有的債主因為他還錢不及時，在電話中辱罵他是「窮光蛋」。因為這樣的刺激，本來就患有癌症、心臟病的戴玉山曾幾次發作急性前列腺炎，連續幾天無法排尿。有一次，為了收購一枚軍功章，他把老伴唯一一塊手錶也換掉了。為了買一張舊地圖，全家竟一連七天不知肉味兒，第八天連買麵的錢也沒有了。因為沒錢買洗衣機，妻子五十多歲時仍用搓衣板洗衣服。

戴玉山說他最感謝的是妻子，最對不起的也是妻子。作為烈士後代，戴玉山的妻子這麼多年來一直支持着丈夫，也承受着巨大的壓力。2012年，戴玉山設在家中的「榮成戴氏文物收藏館」因樓體水管破裂遭水浸，包括甲午海戰後清政府設立的煙台海軍



成山頭鄧公祠中鄧世昌雕像。本報山東傳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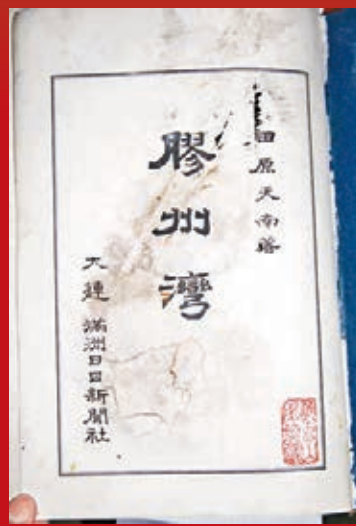
學堂教材等一批文物損毀，損失二十多萬元。妻子受刺激患上抑鬱症，談及此事，戴玉山眼神中充滿了愧疚。

當年和他一起搞文物收藏的人，很多都因收藏而發了財，住上了別墅。但戴玉山一直清貧至今，他說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些文物，以及背後的那段歷史。今年恰逢甲午海戰120周年，年初一場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史料展在榮成好運角旅遊度假區國營成山林場開展，市民可免費參觀。二十多年的心血，終於能給歷史留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，戴玉山說他很欣慰。

僅存海軍星象圖 風匣中躲過劫難



國內僅存的北洋海軍教材——渾天一統星象全圖複印件。本報山東傳真



日本人所著《膠州灣》一書，詳細列明膠州一帶地理信息，為其侵略做準備。本報山東傳真

令戴玉山欣慰的是，多年的苦心孤詣，他收穫了一批珍貴文物。在戴玉山的收藏中，一件北洋海軍教材「星象圖」被中科院古天文學家席澤宗院士、南京天文台張培瑜研究員認為是目前僅存。這張圖全名「渾天一統星象全圖」，以傳統的九州、二十八星宿為定位，根據此圖可以推算出世界各國的天明時刻，是當時北洋海軍的航海教材。

這幅圖共八聯，高130厘米、寬230厘米，用深藍色彩墨拓印；中間是星圖，有星1421顆，四周為說明文字，分上下兩部分，共118行，2514個字。圖最後的一聯署名「雲遊散人」於道光二年（即公元1822年3月25日）所寫「識」。據戴玉山考證，《渾天一統星象全圖》採用了宋代傳統的蓋圖，清代的坐標及部分內容。說明文字中注入了很多西方的天文學說，此圖經國內權威專家考證為明末西方天文學傳入中國的作品。按照這張圖，榮成處於「危宿」九度的分野之中。

這張圖自甲午海戰，前後共歷經抗日戰爭、土改複查、大躍進、四清運動、文革等戰火和運動考驗，一直在甲午海戰的發生地榮成成山衛一帶民間流傳。此圖的原主人告訴戴玉山，四清運動後祖上一直把這張圖藏在農村生火用的「風匣」中，才躲過歷次劫難。談起此事，戴玉山非常感慨：這張圖的主人祖輩歷經磨難，也要把圖保存

下來，就是為了讓子孫後代銘記歷史。但是隨着時間越久，到了孫子輩已經沒有什麼感情了，最終賣給了別人。

侵華蓄謀已久戰前繪登陸圖

戴玉山的收藏中，還包括數張日本人印製的「日清戰爭登陸地圖」、「台灣征討圖」，這些地圖的繪製、印刷時間顯示，日本人在甲午海戰之前就已經全面搜集威海一帶的地理信息，為侵略中國做了充足的準備。

據北洋水師「來遠艦」文案李申之老人所著的《清末海軍見聞錄》記載，甲午戰前，日本政府養活一批浪人留髮辮，學漢語，到中國從事間諜活動，其中有不少冒充為「遊學先生」。曾有一位「遊學先生」在榮成地區遍閱學館，有時向塾師索紙書對聯，署名「大山」。甲午日軍登陸之後，有人看到這位「大山」先生出現在日本軍隊之中，方才明白此人是日本間諜，到榮成搜集情報的。

事實上，日本人這種間諜活動一直不斷。戴玉山藏有一本名為《膠州灣》的地理書籍，是1914年日本人在「日德戰爭」爭奪青島期間所出版。書中就將膠州多地的物產、礦產甚至地方傳說都記錄在內，而1937年日偽「滿洲日日新聞社」繪製的《山東省地質略圖》，更將這些情報擴大到整個山東省。



1944年雕刻的鄧世昌木像。本報山東傳真

木雕顯鄧公精神浩氣長存

在戴玉山的藏品中，有一尊刻於1944年的鄧世昌木雕像。該雕像被神化成坐式神像，背後有經龕，可以儲藏祈願文，木質台座上隱約可見「鄧公」字樣。戴玉山介紹，木像製作於日寇橫行的1944年，人們期望能再有鄧世昌這樣的英雄來抵抗日寇，故而將其神化。這也反映了鄧世昌的精神，在民間影響之深遠。

據悉，至今在黃海大戰發生地榮成成山衛一帶，仍留存部分與鄧世昌有關的遺跡。甲午戰後，清廷為褒揚鄧世昌的壯節，在成山頭上為他建造一座「鄧公祠」，並刻木像奉祀。如今漢白玉的「御製壯節碑」仍然矗立，而木雕像借於上世紀50年代被毀，80年代當地政府又重新樹立了一尊石雕神像。此外，成山衛當地兩名與鄧世昌一同殉國的致遠艦水手「王堯坪」、「黑七子」也有石碑矗立至今。

談及鄧公精神，戴玉山認為這種氣節浩氣長存，會鼓舞人們不忘侵略之恥。而甲午海戰中，如康濟艦管帶薩鎮冰也曾欲投水殉國，終獲救未死，日後卻成為中國近代海軍的奠基者，為中國海防做出了更大貢獻。無論生者死者，都該為後人所銘記。